

\* [中国侠文化]

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今古传奇武侠版 合办

主持人:韩云波

**主持人语:**2001年以来,大陆新武侠以一种新锐的气势喷薄而出,表现了不同于港台新武侠的新世纪价值体系和美学观念,以70后和80后为主体的第一代大陆新武侠作家,迅速表现出多年积累起来的新锐之气,这是1981年金庸封刀挂剑的文学转型与改革开放全面推进的时代潮流二者交会所造就的历史机遇,大陆新武侠由此在多个方面显现出浓烈的创新气息。但是,由于哲学思考、人生体验、敬业精神等等多方面的不足,在短短几年之后,自2006年底以来,大陆新武侠又迅速进入了一个停滞、离散的转型期。经过两年多的探索、试验与反思,大陆新武侠开始了第二轮螺旋式上升。如果说第一轮上升是以新锐之气展示新世纪的风采以

区别于港台新武侠,那么第二轮的上升就应该是塑造较为成熟的自我形象以区别于港台新武侠。因此,本栏目提出“盛世武侠”的概念,这既是对大陆新武侠现有增长点的归纳总结,也是对大陆新武侠未来发展的前瞻与期盼。韩云波的《盛世武侠:大陆新武侠发展转型的第二阶段》立足于对大陆新武侠创作现状的分析,系统论述了“盛世武侠”的包容性、发达性、昂扬性三个特点,其表现方式分别是宏大气魄、灿烂文明、中国英雄。刘中望对凤歌《沧海》“北落师门”形象的研究,则是对大陆新武侠的已有成功经验进行技术分析,具有总结归纳之意。本栏目的探讨,希望能够对大陆新武侠的创作实践与市场策略都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和借鉴作用。

## 盛世武侠:大陆新武侠发展转型的第二阶段

韩云波

(西南大学 文学院、中国侠文化研究中心,学报编辑部,重庆市 400715)

**摘要:**大陆新武侠小说自2001年兴起以来,经历了衔接、调整的第一阶段之后,到今天开始进入第二阶段,这就是“盛世武侠”。盛世武侠是不同于港台新武侠的大陆新武侠自身面目的展现,其文化特征和价值指向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盛世的包容性与盛世的宏大气魄;二是盛世的发达性与盛世的灿烂文明;三是盛世的昂扬性与盛世的中国英雄。

**关键词:**大陆新武侠;港台新武侠;盛世武侠;转型;第二阶段

**中图分类号:**I207.4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841(2009)04-0036-05

### 一、大陆新武侠的兴起与转折

自2001年以来,中国大陆较大规模地涌现出了一批原创武侠小说,在2004年被传媒界和理论界概括为“大陆新武侠”,被认为在江湖图景、女性武侠、智性写作、广域叙事等方面都具有自身的突出特色<sup>[1]</sup>,被普遍认为形成了对民国旧武侠和港台新武侠的“超越和发展”以及对21世纪中国社会当代性的回应。随后,在大陆新武侠创作群体中,涌现了凤歌、沧月、小椋、步非烟等优秀作家,作家总量达到上千人,两三

年间,在期刊、图书、网络等不同市场领域形成了创作、传播、研究的全面繁荣,作为大陆新武侠首要传播阵地的《今古传奇·武侠版》半月刊,也自2004年第18期起在封面上以显著位置标明“大陆新武侠之盛世江湖”,该刊在2005年获得第三届国家期刊奖百种重点期刊称号,标志着大陆新武侠的第一轮高潮。

然而,自2006年底以来,以曾经创造过月发行量72万份的《今古传奇·武侠版》销售下滑为标志,大陆新武侠出现转型。其一,是继2005年成为“奇幻元年”之后,在奇幻大旗下的盗墓、穿越、后宫等多种幻

\* 收稿日期:2009-04-20

**作者简介:**韩云波(1966-),男,山东济南人,文学博士,西南大学学报编辑部,编审;文学院、中国侠文化研究中心,教授,主要研究中国叙事文学。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后金庸’武侠小说与武侠文化现象研究”(07JA751029),项目负责人:韩云波。

想文学类型对武侠小说形成了剧烈冲击,占据了武侠小说的原有地盘。而在两年后,大奇幻类型本身也出现了种种问题而渐趋消歇。对此,图书市场的反应最为敏感和迅速,以长江文艺出版社的“年度精选”系列为例,就在2008年暂停了“2007年中国武侠小说精选”,在2009年暂停了“2008年中国奇幻文学精选”。当前的类型文学,更进一步走向了多元化时代,然而却在总体上缺乏亮点。其二,是继2006年风歌的《昆仑》获得今古传奇武侠小说奖第一名并在图书市场持续畅销之后,大陆新武侠开始改变以往的创作路向。一方面,是结合了数字化时代先锋时尚元素的新生代文学转而向着以金庸、梁羽生为代表风格的传统武侠之中寻求创新的资源<sup>[2]</sup>;但正如许多作家都曾经感叹过的,我们能够想到的桥段,金庸都几乎写完了,因此,这种“向后转”的做法,更多地成为在爆发之后的休整和训练,而缺乏更多的原创意义。另一方面,是通过抛弃奇幻式的全虚构历史或淡化时代的写法,寻求真实历史背景下的虚构,既与当下时代的“戏说”历史风气相表里,而在以华丽审美为典型标志的时尚褪色之后,则与探求深度模式的后现代历史叙事策略不谋而合;可惜的是,对于历史的深刻表达,既需要关于历史哲学的认识高度,也需要对具体历史进程中文明细节的深入理解,而这种指向于“博学”式的学养基础,却并非大多数大陆新武侠作家所能胜任。

一种文学现象,发展到一定的阶段,转型是必然的。以港台新武侠而论,在1959年之前,当金庸以《射雕英雄传》、梁羽生以《白发魔女传》形成武侠盛局之后,旋即经历了长达5年的金庸多部武侠中短篇的转型。正是这次貌似沉寂的武侠转型,使60年代武侠与50年代武侠大为不同,创造出20世纪武侠的最高峰。那么,大陆新武侠在其兴起6年之后,在外部的多种文学类型的混杂与整合中,同时也在内部关于先锋与传统、时尚与深度之间纠结不清的矛盾中,由市场的消退与激情的沉寂开始了新一轮转型。在2006年之后,大陆新武侠的这种变化,曾经一度被误读为武侠进一步“尊体”和“先锋”的象征,于是有人提出了“武侠小说即民族文学”和“武侠小说更是青春的童话”等转型期说法,其结果是或者将武侠小说无限夸大而丧失了武侠本体,或者使其低龄化而缩小了武侠格局并消解了武侠深度。其后近两年的武侠小说实践,证明未起到对转型期大陆新武侠的促进作用。

2008年,在历史上将会是被长久铭记的一年,汶川大地震、北京奥运会、全球金融危机等重大事件,都是对中国人力量与信心的严重考验,事实证明,中华民族经受住了在和平时期的这种百年难遇的集中考验。而实际上,当1990年代被人们冠以“欲望膨胀”、“价值倾斜”、“世俗化”、“精神分化”等标签而总体上被定义为“多种价值的骚动阶段”<sup>[3]</sup>之后,21世纪中

国文化即已开始对此做出应对。表现在中国侠文艺领域则有两大表征:一是大陆新武侠的崛起,无疑即为对世纪末症候的矫枉;二是电影界国产大片自2002年起,武侠巨制一路领军,在2004到2006年的3年中,不多的两三部武侠大片,居然占到当年总票房的大约五分之一<sup>[4]</sup>。这充分说明了武侠在中国人当中受欢迎的程度。但也要注意,2006年之前的中国侠文艺,主要靠的还是时尚的审美奇观以招徕大众;那么,到近年《投名状》、《集结号》等电影表现出内容方面的深化之后,中国侠文艺一度表现出在内容和形式两方面都向着深度开掘的可能。正是当此之际,大陆新武侠经历了它的第一次转型,而当“民族文学”和“青春童话”被证明并不成功之后,大陆新武侠的困惑已经成为当下的一个严重问题。

据此,笔者结合近年对大陆新武侠作家作品的现状,结合当下文化的总体趋势,试图提出大陆新武侠转型的一个对策——盛世武侠。

## 二、盛世武侠的理论依据与现实依据

在中国历史上,“盛世”是一个运用得较为广泛的语词,以“文渊阁四库全书”为例,就有“盛世”词例2805条。每个朝代都极力营造并宣传自己的“盛世”。然而,长期以来,对于什么是“盛世”,却并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在当代中国,1998年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上,宋祖英的一曲以“明天又是好日子,赶上了盛世咱享太平”结束全曲的《好日子》,表现了中华民族在不断强大的过程中对于盛世的期盼。

近年来,有学者试图从历史和现实两个不同角度对“盛世”标准进行说明,认为:“从历史传统的角度看,所谓盛世,其标准简单地说就是:一无内忧,二无外患。”这个标准在古代具有一定的适用性,但对于现代纷繁复杂的国际国内局面,需要有更加复杂的标准:“从现代的角度看,盛世应该有六个标准:一是安全标准:内无隐患,外无强敌;二是经济标准:繁荣富强,全球领先;三是政治标准:吏治清明,体制成熟;四是道德标准:路不拾遗,夜不闭户;五是文化标准:兼容并包,独领风骚;六是进步标准:符合潮流,顺应世界。”<sup>[5]</sup>显然,这样的盛世,主要是一种理想状态,而不是对于现实情境的精确描述。根据这一标准而对盛世的追求和期盼,表现的是灿烂的理想主义光辉。

对于盛世的追求,在文艺领域,古代就有许多优秀的文艺文本。在当代中国,则自20世纪90年代起,首先是在历史文学叙事中,短期内涌现了大量描写历代封建盛世的优秀长篇小说和影视作品,如二月河的“清帝”系列以13卷500余万字的宏大篇幅,系统展示了清朝从康熙经雍正到乾隆长达130余年的“盛世”画卷。着力描写一个王朝、一个时代的改革与兴盛、繁荣与富强,成为“盛世”题材的典型模式。《汉

武帝》、《大明王朝》、《郑和下西洋》等，都基本上沿袭这一模式。不仅如此，一些带有反思性的“中兴”题材，也试图探讨治乱之源与“盛世”的联系，如《曾国藩》等作品就是如此。在反思或中兴题材的作品中，更多地贯穿了对于历史规律的思索，这使盛世题材上升到历史哲学的高度。但也要注意，在众多的历史题材作品中，还有相当一部分是“戏说”类作品，其中也包括近年甚嚣尘上的“穿越”、“盗墓”、“修真”、“后宫”等时尚类型题材，其突出特征不在于反思性而在于观赏性。反思与戏说两类作品的并行发展，其深刻性和观赏性互相影响和借鉴，使整个盛世题材更加丰富多彩。历史悠久的盛世追求，当下崛起的盛世情结，无疑也是“盛世武侠”崛起的宏大背景。

从 20 世纪初叶武侠小说兴起以来，盛世境界一直都是作家们梦寐以求的理想天国。当然，最初的盛世境界首先是以忧患的形式得到表现的。最早使用“武侠小说”类型命名的日本科幻、冒险小说作家押川春浪，其代表作“武侠六部作”描写的就是日本在受到外敌侵略之时武侠志士顽强复国的经历。中国武侠最早的优秀作品中，20 年代平江不肖生的《近代侠义英雄传》无疑也表达了中国近代内外交困的忧患。这种忧患情结一直延续到 50 年代之后的梁羽生和金庸，并成为他们绝大多数武侠小说的共同主题。到了 80 年代，温瑞安才以“四大名捕”为切入点，借北宋覆亡前的宋徽宗时代，写出了一个物质繁荣时代的历史僵局，或者说是貌似“盛世”而缺乏可持续发展性故而必然走向颠覆的历史反思；90 年代，黄易以“穿越”为角度试图见证昙花一现的大秦帝国一统天下的“盛世”，却看见的是无尽的遗憾。从上述 20 世纪中国武侠文学发展的历史可以见出，作家们对于中国历史的关注，有一条清晰的始于忧患而寻求盛世理想的红线。盛世追寻指向于武侠文学中的理想主义，这是文学发展的必然，也是古老中华强国之路的艺术映射。

大陆新武侠兴起之际躬逢盛世，较之港台新武侠，作家们的起点就站上了一个更高的理想平台，他们虽然年轻，却不乏追求盛世的理想主义光芒。凤歌《沧海》“引子”在历数了 16 世纪日本大化革新和欧洲大航海时代的盛世风貌之后说：“我偏好于在大的历史背景下演绎故事，与人乐趣的同时，也能引发几许思考。”<sup>[6]</sup>如果说凤歌在《昆仑》中表现的是人性真实与历史现实二者之间的不协调从而引发出对历史规律的思考，那么，《沧海》则是在大时代中寻求古老文明走向盛世的可能轨迹。同样，步非烟选取盛唐为背景创作《天舞纪》，其“后记”说：“神创造了这世界，魔毁灭了这世界。人则创造了鼎盛文明，繁荣的盛世。”<sup>[7]</sup>小椴在 2001 年发表的《杯雪》，是以宋金对峙描写一种平衡之局，其后的“长安古意”系列和《洛阳女儿行》接下来写了大唐帝国由盛而衰过程中侠者的

苦斗，2009 年的《开唐》则以贞观盛世为背景展开了一幅大唐贞观之治历史画卷里“野有遗贤”的“大野龙蛇”盛世华章。这些无疑都生动地说明，“盛世”情结已经成为大陆新武侠不同于 20 世纪中国武侠小说“忧患”情结的新的文学理想。

### 三、盛世武侠的文化特征与价值指向

长久以来，“盛世”都是作为一个一般语词而使用的，无论是历史上的盛世或历史文艺中的盛世，都没有一个明确的特征界定。而且，如果按本文引述的政治学意义上的“盛世”标准，那么盛世就只能是一种纯粹的理想，这样的高标准的社会形态，在历史和现实中从来都没有存在过。因此，作为文学的“盛世”，更重要的是一种关于“盛世”的文化特征与价值指向。

从武侠小说的文学特征出发，结合大陆新武侠的当下创作实际，本文提出三个方面来进行探讨：一是盛世的包容性与盛世的宏大气魄；二是盛世的发达性与盛世的灿烂文明；三是盛世的昂扬性与盛世的中国英雄。以下分别对这三个方面进行探讨。

#### 第一，盛世的包容性与盛世的宏大气魄。

盛世具有一种宏大气魄，表现为在文化观念和意识形态上的兼容并包，也就是当今人们所说的“多元化”。中国古代即有“君子和而不同”的观念，是建立在充分容纳多元异质基础上的和谐社会与和谐文化。早在孔子那里，就有以包容的气度建立平等和谐社会的理想，《论语·季氏》记孔子教育以“政事”见长的弟子冉有说：“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夫如是，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sup>[8]</sup>而事实上，在中国封建社会鼎盛期的汉、唐时代，都是以宏大的气魄包容万方而创造出辉煌文明的。

武侠小说中的一个常见主题是江湖和平共处，然而，总是有那么一些“魔头”企图一统江湖、称霸天下，实行江湖的独裁统治。大侠的使命，就是恢复江湖的多元共生、求同存异的和谐秩序。“争霸”由此被研究者当作继行侠、复仇之后的武侠电影第三大情节模式<sup>[9]</sup>。争霸模式经过侠义道德的伦理化改造之后，形成江湖世界的正邪二元对立模式，在 20 世纪主要是在“正义”的名义下演变成为“伏魔”，以敌我斗争为主题，也是 20 世纪很长一段时间中国文学的主题。

然而，在 21 世纪新的世界格局下，当和平与发展成为全球化主题之后，武侠小说也开始了新的转向。笔者曾认为，凤歌《昆仑》具有新世纪背景之下的理想主义和平主义价值指向，并以此区别于以金庸小说为代表的港台新武侠<sup>[10]</sup>。《昆仑》中的梁萧试图思考超越民族战争之上的生命价值，从而做到大侠个体对不同文化身份的包容。其实，借鉴历史盛世的文化包容性，写出盛世的宏大气魄，尤其是盛世“和而不同”

的理想境界及其现实细节,将是对以斗争为主题的20世纪武侠小说的一种革命性创新,这也正是大陆新武侠的自家面目。五代人王定保《唐摭言·述进士上》记唐太宗“尝私幸端门,见新进士缀行而出”,自以为野无遗贤,喜不自胜地说:“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然而,小椽在2009年尚未连载完毕的《开唐》,恰恰就写了贞观盛世“野有遗贤”的故事,社会对皇室弃子李浅墨是包容的,“风尘三侠”中的李靖、红拂夫妇对肩胛也是包容的,在“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的时代,“大野龙蛇”却各有自己的生存位置与生命轨迹。这种包容有着特别的意义,甚至是突破传统政治惯性的关键环节。在封建时代,往往“越是主观上认定自己的所作所为是在‘振救黔首’、‘解民倒悬’、‘天下为公’的政府,越是不能接受来自民间和内部反对派的批评意见,并且越是到了错误政策已使‘民不堪命’、天下骚动的时期,最高统治者对于忠臣和‘奸民’的言论越不能容忍,这是传统中国政治文化中常常发生的现象,而秦始皇、隋炀帝则为我们认识这方面的历史提供了最好的例证”<sup>[11]</sup>。那么,对这种多元文化包容性的探索,就是盛世的气魄。以武侠形式来对盛世的精髓进行表现,就是盛世武侠。

## 第二,盛世的发达性与盛世的灿烂文明。

物质决定意识,盛世的一个重要标准,是经济的繁荣,从而进一步决定着体制的成熟与国土的安全,在全社会总体上形成一种安定团结的祥和局面,从而才有余力来发展文化、规范道德,并在总体上符合世界潮流。正如前文所言,要在各个方面都符合盛世的标准,主要还只是一种理想境界。但作为其中最重要基础的经济标准,却是可以给文学描写以极大空间的。然而,由于中国传统中长期以来的义利之争,物质文明成就往往被忽视,从而造成对于盛世标准综合考量上的误区。这为大陆新武侠以盛世武侠为突破点进行创新,留下了很大的空间。

如果说汉唐盛世、康乾盛世都以疆域的扩张、统一和安全为突出标志,那么,历史上经济繁荣、体制成熟的时期则往往容易被疆域上的非扩张性所遮蔽。比如宋代,对契丹和西夏的战争少有大胜,以签订岁贡条约换取和平,被历代引以为耻。但另一方面,换一个角度来看,正是宋代国内的稳定,使北宋的物质文明和制度文明得到了高度发展。李约瑟说:“每当人们在文献中查找任何一种具体的科技史料时,往往会发现它的主焦点就在宋代,不管在应用科学方面或是在纯粹科学方面都是如此。”<sup>[12]</sup>而在制度建设方面,北宋的分权结构和文官政府,虽然造成了军事上的积弱,但也有效避免了困扰中国历朝历代的内乱。而且,面对十年间即灭辽的金人强大铁骑的闪击战术,金人虽然攻破东京,但宋室南渡之后一旦相持局面形成,金人就再也无法推进。终宋一代,其所

面对的金、元都拥有令当时世界生畏的军事实力,而宋仍然能够立国上百年,已经是一个不可小视的成就。在武侠小说中,宋代是作家们喜欢描写的时代,但其主流却是民族战争大背景下的江湖斗争,金庸、梁羽生都是如此。温瑞安“四大名捕”系列开始涉及到宋朝的制度文明,但也主要是从负面来描写的,宋朝的体制成了玩弄权术的手段,而江湖与庙堂都沿着“超稳定结构”的停滞而分分合合,直到外来的力量将这铁板一块的平衡打破。到大陆新武侠,凤歌的《昆仑》引入了新的情节动力,这就是在13世纪中叶到14世纪初的宋元时代得到高度发展的“算学”。而宋代还有许多灿烂的文明成就没有在武侠小说中得到表现,这无疑将是一个巨大的文学空间。

事实上,一个时代的自信,不仅来源于其疆域的扩张而带来的国际地位的提升,同时也源自于灿烂的物质文明所带来的生活水准和文化水平的提升。物质文明的高度发达,不仅有了尖端技术以促进社会生产力的整体发展,也促进了基于日常生活审美化的“玩物养志,不敢草略”而有助于技术文明大发展的“雅俗”文化的兴起,这样的盛世文化生活,不仅具有极强的文学观赏性,同时也由文明的高度发展演绎着世俗文化的兴起与和谐生活形态的表现,是荀子在批评墨子抵制个人消费欲望基础上提出来的以“裕民”为途径的“富国”策略的体现。这样的文学原型,无疑是大陆新武侠的一块富矿。

## 第三,盛世的昂扬性与盛世的中国英雄。

盛世是民族自信力高扬的时代,也是各个行业领域英雄辈出的时代。盛世对于个人能力的认同,建立在为人们提供广泛机会的基础之上,以及人们对于机遇选择的较高自由度之上,大多数人可以看到自己的出路,相当数量的人可以通过努力实现自己的理想。因此,盛世的社会心态是积极向上的,虽然在民族文化中有着精雅、文弱的一面而导致了物质的发展反给精神文明以负累的情况,但民族文化中同样有着刚健、英雄的一面而每当靡弱之际有志者即以“汉魏风骨”相召唤、砥砺。从本质上说,汉魏风骨就是身处衰乱之世对英雄人格的期盼,期盼英雄能够重建盛世。在90年代历史文学的盛世潮流中,人们的出发点依然如此,如二月河就曾说过:“我写这书主观意识是灌注我血液中的两样东西:一是爱国,二是华夏文明中我认为美的文化遗产。我们现在太需要这两点了,我想借满族人初入关时那种虎虎生气,振作一下有些萎靡的精神。”<sup>[13]</sup>当盛世到来,人们心中充满了建功立业的热望,一种不怕牺牲、不畏艰险而追求更快、更高、更强的阳刚宏大境界的人格精神,其极处正如李白《侠客行》里所歌咏的“纵死侠骨香,不惭世上英”,当然,牺牲生命仅仅只是“纵”,是在必然面临生死抉择的情况下所做的决断,其核心是在尊重更多人的生命

基础之上的精神力量。

武侠小说多以过去为背景,但不同于历史小说,武侠小说往往不展开描写正史,采用的是边缘民间的角度。在西汉初 60 余年间,大侠以其民间的崇高声望而成为“主流民间”;汉武帝即位以后,中国社会从“裕民”的小康盛世进入扩张盛世,专制统治要求对游侠严厉打击,侠因此成为“边缘民间”。武侠小说中的英雄,就是远离了主流民间的,主要不是“三不朽”情境里的主流人物,更毋宁是民间江湖“极限情境”中的非凡英雄。金庸曾说:“我写的武侠小说并没有想宣扬什么主题思想,偶然也有一些对社会上丑恶现象与丑恶人物的刻画与讽刺,然而那只是兴之所至的随意发挥。真正的宗旨,当是肯定中国人传统的美德和崇高品格,崇高思想,使读者油然而起敬仰之心,觉得人生在世,固当如是。虽然大多数读者未必做得到(作者自己也做不到),但若能引起‘心向往之’的意念,那也是达到目的了。”<sup>[14]</sup>换句话说,也就是温瑞安定义“四大名捕”时所说的“有本领的平常人”。他们不仅本领非凡,而且人格非凡,温瑞安进一步将其定义为“侠就是于在所必为与在所不为中作选择”<sup>[15]</sup>。当他们有益于人民、有益于社会、有益于历史之时,其非凡的本领和人格,就是武侠小说中的“中国英雄”。

中国现代武侠小说从平江不肖生的《近代侠义英雄传》开始,就着力表现了霍元甲、大刀王五等现实存在中的“中国英雄”。在虚构幻想的天地中,金庸笔下的郭靖、萧峰、令狐冲,温瑞安笔下的“四大名捕”,以及凤歌《昆仑》里的梁萧,小椴《杯雪》里的骆寒和《开唐》里的李浅墨,等等,都可以说是武侠小说里的“中国英雄”。然而,到今天为止,大陆新武侠原创文学在其他类型文学和时尚风习的影响下,有时会注重了观赏性而减弱了对民族性的表现,“中国英雄”的表现明显不足,这正是一块有待精耕细作的广阔土地。

#### 四、结语

从民国旧武侠到港台新武侠再到大陆新武侠,中

国现代武侠小说已经有了三种基本形态,这三种形态和中国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相适应,武侠小说在观赏性与文化性并重的前提下,民国旧武侠的基本主题是现实情境与心灵情境下的求存,港台新武侠的基本主题是极限情境中的斗争,而大陆新武侠则已经显现出自我的完善并进一步以盛世心态塑造个我与大我的双重自信。然而,大陆新武侠的这一主题就目前而言可谓才刚刚展开,本文提出的盛世武侠的依据与三个特征,正是对大陆新武侠原创水准提升的一种期盼。

#### 参考文献:

- [1] 韩云波. 论 21 世纪大陆新武侠[J]. 西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4(4): 150-156.
- [2] 李为小. 论大陆新武侠从激进到复归传统[J]. 西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9(2): 126-129.
- [3] 王岳川. 中国镜像: 90 年代文化研究[M].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1: 4-7.
- [4] 刘帆. 华语武侠巨制的产业意义与市场策略[J]. 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8(5): 75-79.
- [5] 吉彦波. 盛世的标准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J]. 西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5(4): 64-68.
- [6] 凤歌. 沧海(1)[M]. 重庆: 重庆出版社, 2006.
- [7] 步非烟. 天舞纪: 龙御四极[M]. 南宁: 接力出版社, 2008: 251.
- [8] 杨伯峻译注. 论语译注[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0: 172.
- [9] 陈墨. 刀光侠影蒙太奇——中国武侠电影论[M]. 北京: 中国电影出版社, 1996: 269.
- [10] 韩云波. “三大主义”: 论大陆新武侠的文化先进性[J]. 西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6(2): 63-69.
- [11] 黄义英. 盛世危机: 基于互动模型的传统治道功能的逻辑与历史分析[J]. 人文杂志, 2008(6): 43-48.
- [12] 李约瑟. 中国科学技术史: 第 1 卷第 1 册[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1975: 287.
- [13] 二月河. 二月河作者自选集[M]. 郑州: 河南文艺出版社, 1999: 239-240.
- [14] 金庸, 池田大作. 探求一个灿烂的世纪(金庸/池田大作对话录)[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275.
- [15] 温瑞安. 红电·蓝牙·绿发[M]. 北京: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1998: 491.

责任编辑 木云

### The Chivalry Peace and Prosperity: the Second Phase of the New Chivalry Novels in Mainland

HAN Yun-bo

(Southwest University, Editorial Department, Chongqing 400715, China)

**Abstract:** Since its start in 2001, the new chivalry novels in mainland have experienced a convergence adjustment of its firststage and has now come to the second stage, known as “the new chivalry novels of peace and prosperity”. This Golden Age, different from those in Hong Kong, has its three features both in cultural identity and values: the inclusiveness and the ambitious spirit of prosperity; the great development and the brilliant civilization; the high prosperity of China and the heroes of Golden Age.

**Key words:** the new chivalry novels in mainland; the new chivalry novels in Hong Kong and Taiwan; chivalry novels in Golden Age; transition; the second phase